

德国当代最畅销作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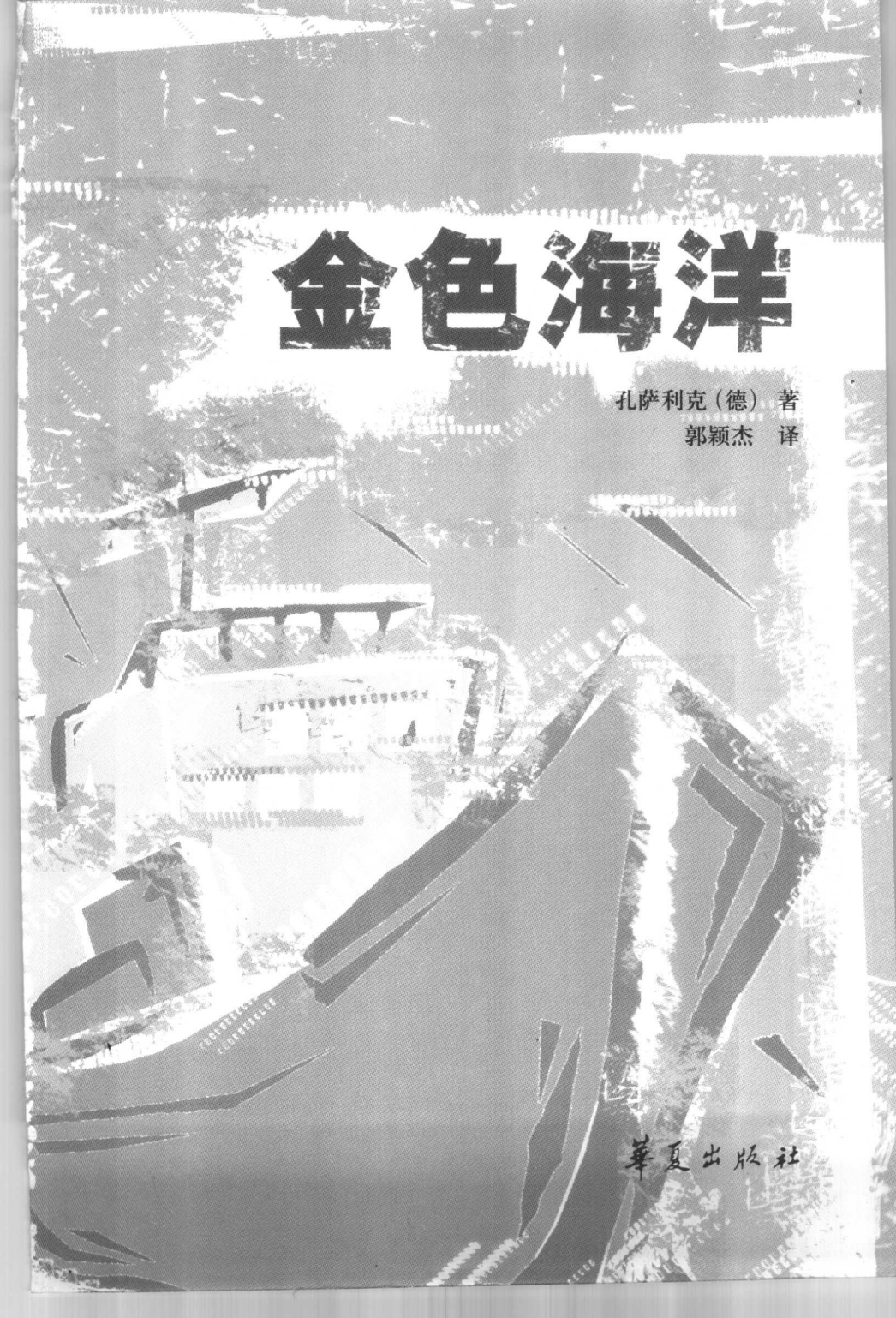
金色海洋

孔萨利克惊险言情小说集

孔萨利克(德) 著

郭颖杰 译

华夏出版社



金色海洋

孔萨利克(德) 著

郭颖杰 译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色海洋/(德)孔萨利克著;郭颖杰译.

-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4.1

(孔萨利克惊险言情小说集)

ISBN 7-5080-3231-4

I.金… II.①孔… ②郭… III.长篇小说-德国-现代

IV.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6423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0.75 印张 269 千字 2 插页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4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I

他们在海上有十九个夜晚和十九个白天了。此刻，在第二十
个夜晚，他们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的了。

他们一共是四十三个人，乘一条浅浅的、半腐朽了的木制河
船，根本不适合在海上航行。他们中有十二个孩子、十四个女人
和十七个男子。他们在船的中部建了一个低矮的木舱，里面躺着
比较小的孩子、比较虚弱的女人和挺着大肚子的齐丛琳，她的丈
夫聪坐在船尾悄无声息的马达旁，呆呆地凝视着浓黑的夜。

这一夜以前，兰万雄和其他人还希望他们会被某条在新加坡
和香港之间往来的商船发现、救起。然而，逃生的希望，这一绝
望的希望，最后证明了是个幻想；虽然从新加坡到香港的水路确
实日日夜夜都有大的船只往来运送货物，但却没有一只停下来把
他们这些挥手、叫喊和哭泣着的人从这条小船上救走，使他们免
于饿死、渴死、淹死的厄运。

并不是他们没看见波峰浪谷之间这些绝望的人们，他们看得
很清楚；那些商船往往是在离小船仅有五十米，甚至二十米的距
离上开过去的。挥手叫喊着的人们看见那些人在船舷旁和舰桥上
观察他们，望远镜对着他们，手指着他们，嘴里在谈论他们。随
后大船便轰隆隆地从他们旁边开过去，开远了，还推过来一些波
澜，令小船危险地摇晃起来。

生命正从这些逃亡者身上溜走；十九个日日夜夜了。雄数出

从他们身边经过而对他们置之不理的一共是四十二条商船和油船。当又一条货船从几乎不足三十米开外开过去而没有停机以后，他说道：“那上面也有人。我只想问问——这都是些什么人哪？他们的胸膛里有心吗？难道那里头只是一组齿轮吗？”

兰万雄会说出这样的话——他是个教师，也就是说是个聪明人，而既然他那么聪明，人们便推举他当了这船上的“指挥”。他还会看指南针，而且正是他建议把船开到新加坡—香港航线上来的，因为这儿肯定会有人把他们搭救到自己的船上。所有的人都兴奋地表示赞成——这样确实能够把他们从折磨和酷刑、从专断和强制中拯救出来。能感受到他们的苦难的人将会把他们带往新的、自由的生活。

而这些人从他们身边开过去了——已经有十九天了。

十四天前一个浪头掀进了船头，从雄的手里夺走了那只像生命一样珍贵的指南针，从此以后，雄就拿他的手表和太阳充当指南针；他们依然在海上通道附近，到夜里就点上一个火把，好引起注意，有船经过时就挥舞起衣裙、巾帕，然后就又垂头丧气地蹲回到他们那十米长的木头壳子里了。

现在，在第二十个夜里，机师聪问聪明的老师雄：“我们怎么干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死啊。”

“我们还剩下两天的水。”雄走到船尾，坐到里面装有马达的木箱上，挨着聪，“每人每天三满勺。”

“然后呢？我们偏离航线了，三天前我们就开始偏离航线了，又要回到岸边去了。那些人为什么不帮我们呢？就算他们不想让我们上他们的船，也总该给我们扔过来一桶汽油吧，可他们却开跑了。雄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杀孩子，再杀女人？你是个聪明人，再给我们最后出一次主意吧。”

“你能去杀死琳吗？”

“总比让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蔫下去好。人只有一死，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怎么个死法……”

“你和琳商量过了吗？”

“谁会去商量？死神就和我们坐在一块儿，这我们都知道。”
聪靠在系着船舵的缆绳上，凝望着穿不透的沉沉黑夜。火把那摇曳的光几乎连船头都到不了，黑暗将它吞噬了；然而这火把却是无声的呼喊：这儿有人……救救我们，走运的兄弟！“她睡着了，什么也不会知道的。瞧瞧孩子们，他们都快干死了，皮肤皱成皮子似的，像老头子。”他伸直胳膊，摆着手，“可那些船都开过去了，雄，你把人想得太好了。”

“我们再等一天吧……或者两天……”兰万雄双手交叉，向后仰卧在木箱上，凝视着黑夜。二十天前，当他们从湄公河三角洲的小码头普文跑出来的时候，心里头抱着多大的希望啊！我们有一条船，我们到底有一条船了！等了一年才凑足买船的钱；在那一年里，船主一再抬高价格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我并不是非得卖，你们却非买不可……这个差别就是值钱嘛。”

他们这些走到一起来的人来自相邻的三个村子，教师雄被警察放出来后不准继续从事他的职业，只得当伐木工，干最重最脏、其他村民都不愿干的活。但当他闲暇时到村子里去，他依然是“老师”——从前，村子里的孩子们都到他的学校里去上课。他痛苦地看着他的朋友们陷在越来越深重的苦难中，听那些丈夫被迫去服劳役的女人们的怨诉，和从前的村长范金同交谈。范金同曾被秘密警察拷打了四个月，只是因为怀疑他私藏了四袋米秘密出售，但证据却找不到，因为他根本就没干。现在范金同成了残废——身体上和心灵上都是，被一个只知怀疑和盲从的体制摧垮了。雄在又一次到村子里去的时候，决定买一条船，漂洋过海，到一个没有迫害和酷刑、没有恐惧和打击的世界去——也许去泰

国或新加坡，苏门答腊或菲律宾，或是更远的地方，到地球的另一边去，那里生活着知道什么是人性的人们——聪明的老师把这称为“人道”，倾听他的话的女人和男人们还从没听到过这个字眼，但当他向他们解释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亮起来了。

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吗——人道？承认所有的人都有尊严，不管是什么种族，不管是来自哪个国家，也不管属于什么阶层？结束专制统治下的一切奴役？所有的见解、观点在政治上一律平等？思想的自由？言论的自由？一个享有人权的人？……天呐，真的有这些吗？！再不被践踏、抽打，再也不用为了一碗饭而干到倒地而死？这不正是神父总在宣扬的天堂吗？而这一切就在门外，只有几百里路吗？就在那条线的另一边吗？谁到了那条线上都会挨枪子。那就像一颗星星，是那么近，然而又是那么不可抵达……

但不，你们听听聪明的教师雄是怎么讲的吧，听听他的建议——要如何才能到达那神奇的人道：越过大海！你只需要一条好船和一些勇气。在外面那自由的大海上会有人道的人把他们这些难民捞起来，带到人有权利生活的国度去。神甫也说过，而现在老师雄说：我们都是兄弟！只是，有些人知道这一点，有些人不知道。让我们逃到知道这一点的人那里去吧！

一共有二十个男人、十六个女人、十四个孩子和雄握手定约，发誓要保持沉默，然后他们便开始为那天堂做准备工作和攒钱了。用了一年，雄才买下了那条小河船。在这一年中有三个男人、两个女人和两个孩子死去。人们在文龙的市场上卖掉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，把钱交给了老师。

一天，雄说：“下个月，也就是五月，趁大海还很平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起航了。船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在船上为女人和孩子盖了一个木舱。面条、装淡水的桶、燃料、米、晒干的水果和酒精我还要准备。海会供给我们鱼吃。你们需要的锅碗瓢盆自己带

上。我们一到了香港—新加坡航线上，就得救了。到那儿以前我们得上几天几夜。让我们全都来祈祷大海保持平静吧。我们的船很浅，但是平静的大海我们还是能战胜的。”

还有一个月，只剩下一个月了！日日夜夜，过得是多么缓慢啊！机师聪本来在公社里开拖拉机，一到夜里就蹬下一辆破得乱响、轮子都生了锈的自行车，偷偷到码头去，用偷来的皮管和铜线修理船上的马达，抱怨了好几次：“雄，那卖主骗了我们！才开到一半的马力，这马达就要四分五裂了！”但是再抗议也没用，正相反，卖主，一个干瘦的渔夫，把价钱又抬高了一次。

雄咬着牙付了钱，但没有去诅咒那个人。从根本上来说，他是理解那个人的。关键是要挣钱，至于从谁那儿挣，他不关心，毕竟他把他的船交出来了，并且会在他们出发后的早上报告说船沉了，漏了水，在湄公河里打鱼的时候沉了底，让水流冲走了。这会让人相信的，而且那干瘦的渔夫会试着从公社那儿再搞一条新船，当然是要分期还清的。捕鱼的进项只够他勉强糊口的……谁会知道他实际上是个富有的人呢？他的饭碗里可以有鱼片。谁都想活得好一点，这谁又能指责什么呢？

在故乡的最后一个月中，说好要出逃的人们先后卖掉了他们所有的财产。他们甚至乘着挤满了人的公共汽车到胡志明市去卖东西。最后的几天他们就猫在空荡荡的茅屋里，在光秃秃的地上睡觉，像往常一样去工作，好不引起别人的怀疑。

那一夜终于到了——他们悄悄地溜到河边去，通过一块摇晃的木板上了船。十二个从两岁到十三岁不等的孩子、十四个女人和十六个男人。要装下他们所有的人，船太小了……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，孩子们爬到木舱里。当雄把那块将他们与故乡联系在一起的木板踢开，小船无声地被水流推走时，他们全都合起双手，像神甫马蒂亚斯教他们的那样祈祷：我们的父，天上的父……

直到船开进了湄公河，聪才启动了马达。当马达真的开始均匀地哒哒响起来时，他笑了，拍着巴掌。老船浑身震动了一下，就像是一匹让人用力抽打了一下的疲惫的马。聪得用两手使劲地攥住舵轮才行，这时他突然明白了那渔夫总说的一句话：每天都是与河流的一场战斗。

那么与大海又是怎样的呢？

他看看雄。雄站在他身边，默默凝视着几乎看不见的河岸。自由，他想，现在我们正游向自由。美丽的故乡越南，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再也不会回到你这里。我们要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找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们的孩子将在那里出生，我们的老人将在那里死去；那里没有压迫，没有仇恨；我们将把握我们自己双手的劳动果实，所有的人都是兄弟。

“还有困难的两天呢，聪。”他猛地将目光从河岸收回来，用后背冲着他。

“我知道，海军的海岸巡逻艇。”聪又加大了油门。船在水流中走得不错，情况比他们想得要好，它几乎是像一个大雪橇一样滑过水面。“他们会想，这是一个胆大的渔夫，敢于把船开到湄公河外，但也许不会有人看见我们。”

天蒙蒙亮时，他们离开了湄公河三角洲，驶进了开阔的海面。运气一直跟着他们，这一天没有巡逻艇在海岸的这一段巡逻。海面平静，当第一缕阳光照射下来时，他们面前的海面就像镀了金，这景象会令人的心欢呼起来。

从船舱里飘出了茶的香味，金图迈为雄和聪把早饭送到了舵位上。她是个十八岁的年轻姑娘，是聪的哥哥国的女儿，国在监狱里被打死了。早饭是茶、一点面包和一小罐姜蜜，金笑着把浅篮子放在木箱上，她的黑发在船行的风中飘舞。她指指大海，把双手交叉起来；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无边无际的水。“多美啊！”她喊道，“多美啊！你说的是吗，聪？”

“海像条蛇一样狡猾，它披着闪闪发光的皮，你夸它美，可它又会冷不丁扑上来咬你，你就会死掉。”聪把马达关小一点，坐到马达罩上，把舵交给雄，“齐怎么样？”

“她坐在被子上，很快活。”

“肚子不疼吗？没恶心吗？”

“她说没有。”

“孩子们呢？”

“差不多都还睡着呢。”

这时，别的女人也从舱里钻了出来，给她们蹲在甲板上的男人端茶。轻微的摇晃，把茶杯端稳，伴着她们轻声的尖叫，使愉快的气氛在船上散布开来。海虽然很平静，但波浪还是比在湄公河上要来得猛。

雄喝了两口茶，把他的面包片撕成条，蘸进蜜里。他不喜欢这金色、平静的海洋。人从远处就可以看到这条船，它就像是在一张桌子上放着，而这在这一带是很危险的。以后，等他们到了大船的航线上，平静的大海就用得上了，可现在它只会提高危险性。

他一直等到金回到船舱里去后，才用手背抹抹嘴，发话了：“有件事我没对你们说。这可能是个错误，但还是应该让你们知道。我们得非常小心才行，至少是还在离海岸 150 里以内的時候。”

“看天不像是要有暴风雨的，雄。”

“暴风雨也许还是可以抗过去的。危险比我们跑得快，装备比我们好，比什么台风都可怕，比什么鲨鱼都厉害，危险的船又好又稳，马达很有劲，谁要是看见了危险，那就没处可逃了。丛林里的老虎你可以幸运地逃脱，但在它面前你却毫无办法。而且海越平静，这危险就越大。”

聪瞥了一眼雄，耸起了肩膀，表示他猜不出他的谜。对他来

说，大海几乎不动，这是他们的运气，持续多长时间都不过分。单是想到大海上的很一般的波动就让他不舒服。一条大浪之上的平底河船——那不过是一块漂在水上的木板，只是，这块木板上还猫着四十三个寻求新生活的人。

“我是个蠢人。”聪终于说道——看来雄没有看懂他的目光。“让咱们祈祷大海保持平静吧。”

“海岸线一带，尤其是湄公河三角洲一带，有泰国的渔船。”雄把他的茶放到一边，从兜里拿出他的指南针，打开盖，检查航向，“那是些很快的船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聪的眼睛放出光来，兴奋的微笑布在了脸上，“他们会指给我们去泰国的路。”

“他们是伪装成渔船的。他们不是用渔网捕鱼，而是用铁爪篙和手枪、斧子和铁棒、刀和绳索。他们捕人。”

“你……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的？”聪愣愣地瞪着聪明的教师雄。他们捕人——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是渔网里可以装满了鱼，捕人干什么？但突然，一个可怕的念头闯进他的脑海：“他们……他们会抓住我们，把我们交给警察？把我们送回到岸上？他们会拿到钱，赏金？这不是真的，雄，他们是泰国人啊！”

“他们是海盗，聪。他们会抢劫我们，强奸我们的女人，把年轻漂亮的带走，卖到泰国的窑子里去。如果我们反抗，他们会开枪把我们打死，或者把我们刺死，或者扔到海里去喂鲨鱼。”

“这些……这些你早就知道？”

“知道一年多了。”雄合上指南针的盖子，这会儿直视着聪那双不安的眼睛，“我不知道他们已经袭击过多少逃亡者的船，但据说有很多。我们得为别叫他们看见而祈祷。像今天这样平静的大海可和他们是一伙的，如果浪高一些我们就不会让人看见。”

“我们什么时候能到那条航线上呢？”从聪的声音里可以清楚地听出恐惧。海盗，他们会虐待琳的，还有船上所有的女人……

年轻、漂亮的女人。她们中最大的是乌，带着她的三个孩子，她的丈夫图是在那等待和攒钱的一年里死去的人之一。图的后脖颈上长了个大疔子，没人治得了；当图让公社的医生看的时候，他讥讽地说：“你全身的毒都从这儿出来了！你不就是那些总是不满的人中的一个吗？去把你的口号贴在脖子上吧。”图最后死于败血症。他的寡妇乌卖掉了所有的财产，把钱交给雄，从此便开始相信能够到另一个国度里赢得更好的生活。

“我要加大油门，雄！”聪哑着嗓子说，“两天到得了吗？”

“也许得三天。别太逼着马达，它像个又吐痰又喘不上来气的老头，别把它逼死。要是没了马达，就毫无希望了。”

聪点点头，减小了油门，还在和内心的惊惧做着斗争。“应该把这个告诉别的人吗？”他问。

“只告诉男人，不告诉女人。”

“但这和她们的关系最大啊。”

“到今天为止运气一直和我们在一块儿，让我们相信它吧。”雄从马达箱上跳下来，走到一个个蹲在各处吃着饭的男人们，然后又一下钻进船舱。他就是这么矮小——船舱里几乎连个小孩子都站不直的。

第三天，按照雄的估计，他们应该离那条大航线很近了。他们看见了一条随波逐流的小船，在现在高了一些的波浪之上跳舞，一会儿跌进波谷，一会儿又骑在排浪上。看起来它像是条空船，不知是从哪儿漂来的，也许已经在中国南海上漂了几个星期了。

“我们可以用上它！”聪顶着风喊道，“水里游的东西对我们都有好处！我们从正面去抓它吗？”

“这是个不好的兆头。”雄迟疑地说。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这么小的一条船很快就会进水，沉掉，所以它到这儿的时

间还不长，而且这是条越南船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雄。”

现在连女人们和大一些的孩子也站在了船板上，远远地望着那条漂在波峰浪谷间的小船。

“它是剩下的，”雄沉思着说，“剩下的……”

“从什么剩下的？”

“人，像我们一样寻找自由的人。要么是大海杀死了他们，要么是海盗……”

“这就是说，附近就有海盗？”聪惊得喊起来，“咱们立刻改变航线吧！”

“他们像一根线上串起来的珠子那样一个挨一个地守在新加坡—香港航线之前。他们知道，每条逃跑的船都会试图进入航线，只有在那儿才有希望得救。我们在这儿等着吧，聪。把拖锚扔下去；咱们试试能不能在夜里开到航线上去。”

“大船会从我头上开过去，把我们压进水里的。”

“我们会在远处看见它们，它们全都有很亮的灯。我们一看见它们的灯，就点起火把来。到了大船那里我们就安全了，那儿就没有海盗了。”

聪关了马达，冲船板上喊了几句。两个穿着破烂的裤子和袖子很短、已经湿透了的蓝衬衫的男子把小拖锚抛出船外，然后把缆绳系紧。那条陌生的空船漂近了，正冲着他们过来了。女人们拍起手来，另两个男的用一头儿安有倒钩的长杆勾住船边，把它勾过来。

船不是空的，船底躺着个男子，上身赤裸，已经失去了知觉。他的左肩膀上血迹模糊。他看上去样子很惨，饿得够呛，憔悴不堪，离死比离生更近些。他半泡在浪打进船里的水中。四个人把这省人事的人抬到一块草垫子上，让他头枕着一个低平的枕头。雄立刻检查了他流血的肩膀。金图美帮着他，她在公社里

学过一年的急救。她用海水把血洗掉，由于有盐的成分，肯定会让人火烧火燎的，但那受伤的人处在严重的昏迷中，毫无感觉。

“是刀伤！”他的伤口露出来的时候，雄慢慢地说，“没错，是刀伤，他是那些反抗的不幸的人当中的一个。”他站起来，向聪瞥了一眼，“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事了——我是说可能！我们必须比我们的敌人更狡猾才行。”

金图美这时已经往那昏迷的人牙缝里滴了些米酒，他们带了两小篮子的米酒，不是为了把自己灌醉，而是为了拿它当药使，或者有谁需要的话，拿它做安慰。是雄把米酒带上的……他比别人都更了解他周围的人，他是个老师嘛。

要知道，米酒可以给人提神，让人心情愉快；而现在看来，它也能让一颗溜掉的灵魂回来——那受伤的人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惜，然后便睁开了眼睛，向围在他身边的男人投去惊骇的目光。但随后他便认出，不是海盗又来了，他还活着，眼下是安全的。他兴奋地哭了起来，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。无论是谁，流这样的眼泪都不丢脸。他抬起头，从他扭歪的嘴看得出他很疼，但随后他看见了金，虚弱地微笑了一下。

雄向他俯下身。“他们在哪儿袭击你们的？”他一句废话也不讲。

“他们弄沉了我们的船……把船底凿穿了。所有的人都淹死了。在这之前他们把所有的女人，连小姑娘都在内给……”他把话吞了回去，望着金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他们逼着我们看，完了以后一个挨一个地把我们刺倒在地。其他人凿穿了船底……他们以为我死了，我是装死。”他的声音嘶哑了，这会儿他感觉到了伤口的疼痛，不由得咬紧了牙关。

“你是怎么到这条船里来的呢？”雄问。

“他们砍断了我们的船带着的小船的缆绳，让它在旁边漂着。他们把我和其他死人一块儿扔出了船外，我潜进水里，从小船下

面游到另一边，扒住它，一直等到我们那装着女人和孩子的船沉下去。他们喊得真惨啊……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声音。海盗用一个扩音器放着音乐把船开远了。我吊在船边，一直等他们走得看不见了，我身边漂着我的朋友们和女人、孩子们的尸体，一个小姑娘还搂着她的妈妈。我翻进了小船……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……”

这受伤的人说了半天话，累得精疲力尽，又闭上了眼睛，开始断断续续地喘气，好像又昏过去了。雄又用米酒让他醒了过来。

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今天，昨天，三天以前……我不知道。我对时间没有感觉了。”他又望着金，久久地，就好像她身上有新的生命会注入他的体内似的，“我叫吴旋乐……”

“你还不应该说这么多话，乐。”金说，“我们马上就拿米饭来。”

“我没法咽。”他试着吞咽，但他的脸又扭曲了，“哪儿都火烧火燎的……”

“那是因为盐水。”雄说，“我们给你做一碗鸡汤，你可以慢慢喝。”

他让金照料乐，金用漂白过的棉布把乐的刀伤裹起来，给他盖上一件一个男子递过来的衬衣。乐感激地握住她的手，把它按在他的胸口上。然后他好像睡着了，闭上了眼睛，呼吸均匀而深沉。

聪和雄又在船尾坐到一起，用敏锐的目光搜索着地平线。海盗船可能会突然出现，从一个浪谷间冒出来，那时他们就只有开足马力逃了，还得冒着油箱爆炸或者曲柄断掉的危险。

“他漂在海上的时间不长。”雄说。他的脸上布满皱纹，你可以看出他度过的四十五个年头有多么艰辛。“如果说他无遮无盖

地在海上的太阳底下漂了很长时间，那他的样子看起来太好了。他被阳光灼伤了吗？没有。他的眼睑又红又肿吗？没有。他身上覆盖了干燥的海盐吗？没有。他的舌头渴得肿起来了吗？没有。他的眼睛在火热的太阳底下流泪了吗？没有。你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，聪？”

“你是老师，雄，我只是个机械工。”

“袭击不过是昨天的事，吴旋乐在船里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夜和这半天。”

“你是想说，海盗就在我们附近吗？”聪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恐惧。

“正像我猜的那样，他们就是在航线之前排成一线。他们在等逃跑的船。”

“而我们正往他们的网里游……”

“这正是我们必须避免的。”雄又打量起地平线。如果那边出现了什么东西，即使只是弄不清楚的一个点，我们也只能逃回海岸；关在文龙的监狱里好歹还能活下去，海盗的手枪、斧头、匕首可不会让谁活下去。“还照原来说的，我们只在夜里走，不点灯。我们会到达航线上的，聪，我能感觉到。我的感觉还从来没骗过我。”

“我们会祈祷的。”聪说。他像他们船上的其他人一样，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因此经常挨公社干部的打，遭他们的冷嘲热讽。最严重的一次是五个月以前，三个干部把他带进他们的办公室，在不知从哪个教堂搬来的一座木制玛丽亚塑像前对他拳打脚踢。他们在塑像下部凿了一个大洞。他们把聪推到塑像前，笑着，向他脸上吐唾沫，恶狠狠地命令他：“把你那玩意儿掏出来！快，掏出来！干你的圣母！你大概想把裤子解开吧！”聪站着不动，他们便扯下他的裤子，打他的生殖器。“干她，马上！要不我们就把你打死！快，像只乖猴子那样！”

“打死我吧!”聪勇敢地回答,“同志们,打死我吧!”

“同志”这个词救了聪,他们只还用脚从后面踹他,用软棍打他的下体,然后就把棍子插在塑像下部的洞里,嘴里骂着不三不四的粗话。但聪活下来了……

此刻,在这危险重重的一天,他们全体跪了下来,合起双手,祈求救主的仁慈。连孩子们也在祈祷,最小的那些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,只是重复着妈妈的话。吴旋乐躺在后船板上,没有参加祈祷,但人们没有责怪他。他经历了很多恐怖的事情,现在还不能去呼唤一个和那些东西相距太远的上帝,一个向人们宣扬爱和给予的上帝……对乐来说,报仇雪恨的想法可能更强烈些。

夜幕降临前,他们就一直在大海上漂着,系在锚链上。浪变高了,一股暖风从陆地上吹过来。船开始摇摆和吱吱呀呀地响,一会儿被抛上去,一会儿被扔下来,它所有的关节都在响,似乎螺丝和钉子都在松开、脱落。女人们吓得挤在一起,紧紧地抱着孩子。有的开始作呕,扒着船帮往海里吐。但雄却很满意,说:“这样很好,聪,天一全黑,就开动马达。”

他们开足了马力穿过黑夜。聪和另外三个男子轮着掌舵,只有雄好像用不着睡觉,他坐在马达旁的船板上,打开的指南针夹在膝盖间,时时校正着航向。乐睡在船舱的板壁边,像狗似的把全身缩成一团。人们给他送来了茶、米饭、烤鱼和酱油,但照顾他的主要是金。她给他包扎了两次伤口,虽然很疼,可他没有扭歪他脸上的肌肉,而是向她微笑——做出一点英雄的样子总比总是像一个惹人同情的弱者好。

“你是哪儿的人?”她第三次给他包扎的时候,他问。

“甸般南的……”

“我是孟汉的。”

“离我们那儿一点也不远!”